



大风歌

邹荻帆

大风歌

下

鄒 荻 帆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第十三章

揚水站开工几天之后，工作頓時緊張熱烈起來。

出勤的人數，大大增加了。除了兩個社的兵強馬壯的民工外，鄉黨委還動員全鄉的機關幹部、商業戶、鐵路員工、中小學的教員和學生……來參加義務勞動。

在過去原是荒涼的、連牛馬都少有的沙灘上，現在只見到處是人，大小紅旗在風中獵獵發响，土堆如城。

這一處是一大群婦女，紅花綠牡丹一樣，在一塊沙地上用鐵鍬鏟着土。婦女在一道干活，唧唧喳喳的聲音鬧得你耳朵發麻。

這一處是紅領巾隊，別看他們年紀小，別看他們還不過鍬把那麼長，他們挑起土筐來真象一架小的天秤，稱量兩座山，他們一點不退讓任何人。

這一處是一群大車隊，馱着石頭和土塊。爆竹般的皮鞭聲，一個接着一個，一個個响到天上，响到結冰的湖上，一個比一個响，那是力量演着勞動的節奏，天地間好象正舉行隆重的喜慶典禮。

這一處是打夯的人群，四個人一組，成百組的人們揚起了沙塵，又卷在風沙里，一齊向左轉動，象一團人的旋風，把石礮舉起來又狠狠打下去，仿佛天地都在抖動。這沉重的大合唱，

正象擰繩索的絞車一樣，把人們的力量都擰在一起。

這一處是挖引水渠的人們。現在不同了，剛開始時，是地凍三尺，挖一下象敲礦石一樣。三尺深以後，涌出了地下水，人們渾身披着泥巴，臉上也糊着泥，象廟里沒有洒金身的泥菩薩。但是，他們心里顫動着喜悅，兩只手要改造世界。他們背起兩百多斤的大冰塊，扔到渠外去，好象把敵人摔倒在地上。他們高舉起鐵鎬，狠狠地發出猛烈的呼氣聲，一下沉重地砍下去，連舊世界也要打得稀巴爛。

小梁這時在工地上進行宣傳工作。

她還是那樣，頭上繞着一條米黃色毛圍巾，象一圈陽光罩在頭上。還是穿着那件男式藍棉制服。她左手拿了一把鐵鍬，右手拿着一支鋼筆，在各個工作場所奔走。指揮部的《戰報》提出要求，要報導英雄模范事迹。她每到一處，就參加了勞動，同時跟人們談起話來。勞動！她現在深切體會：要想接近勞動人民，一定得自己參加勞動，這就象一定要用手指去碰鍵盤，鍵盤才會發出聲音一樣自然。你和人們一道勞動得更久，才更會奏出和諧無比的旋律。在勞動中，她和他們的关系改變了，人們和她不再有距離了，不再想着她是從北京來的下放幹部，而把她當做他們中間的一個，有話都跟她談，有事都跟她商量，她也覺得和他們異常親近。

她想：人們都在這樣忘我地勞動，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可以歌頌的，值得表揚的。現在要報導英雄中的英雄，模范中的模范，真不是簡單事。如果有任何一個英雄被遺漏了，那才是罪過。

她在人叢中奔走着。她的臉蛋因為冰風的吹打，在靠近嘴鼻部分已經有些細細的裂紋，和比皮膚顏色深些、硬些的皺

皮块。

多少事情在激动着她，她好象熊熊燃烧的炉火，又鼓进了一阵阵热风。

她感动：在这工地上，有一对年轻的爱人，本来双方都约定婚期，新衣和嫁妆全都备好，洞房也已经粉刷收拾干净，可婚期正遇到是工期，双方都决定推延婚期，参加工地劳动。

她感动：在这工地上，有一家五口人——老年父母，儿子媳妇和孙女，全家出动，父亲跟儿子挑战，母亲跟媳妇挑战，孙女立下志愿书要超过全家，争取火钱入团。

她感动：在这工地上，七十几岁的一个老和尚，怎样地抛下他的手杖，到这里捧起几撮土，献给这工程。他说：“我六七十年念经修行求的是佛爷给我超度。现在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众人救出苦海。我是黄土都埋了半截的人，还俗也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举起空手赞成共产党，不如挖几撮土实在、有分量……”

她感动：在这工地上，当群众一声呐喊，要把高坡当做敌人堡垒，要象人民解放军一样，坚决把它拿下来。于是剑拔弩张，一队队涌上去，把高坡变成平地，平地又深陷下去。哦，他们手一挥动，山搬了家，水有了路。

她感动：在这工地上，只要军号吹响，或者是在天未全亮的时候，她就看到人影幢幢，扛着锹镐象战士们一齐开赴到战场。或者当薄暮的时候，整队的人象潮水从这里撤退，点名报数，敲锣打鼓，回向有灯火的村子。哦，人们不能再说：他们是沒有组织的一盘散沙。应该说：他们是集体的英雄！

她感动：在这工地上，她也看见自己的亲人在这里劳动。马玉峰，这个扬水站工程的组织者，而有时他又是一员猛将，

真象勇敢的赵云一样，一身是胆。当挖下三尺深后，地下水涌出来，大家还没有准备胶鞋，大家都犹豫了，不知该怎么办。馬玉峰正好在工地上奔忙，他馬上脫掉自己的棉鞋，先跳下水去。“下来吧，咱们要不干，工程都要冻住了！”于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都跳进泥水里去。冰凉透冷的泥水，簡直象熔化的铁水一样燒灼着脚腿，脚腿立即被燒紅了！而第二天，馬玉峰又不知从什么地方神出鬼沒地弄来了两百多双深統胶鞋，給那些在水中工作的民工們穿。

……这些都是使她感动的。当她要用人文字記述他們的时候，頓时感到自己的文字是多么无力。“这簡直是用污泥巴塑英雄象！你这写的是他們嗎？他們平凡而偉大，艰苦而光荣。怎样高度的科学技术，无法創造出一个有生命、有灵魂的人来。而我这支笔，又是这样拙劣。怎么能让这些富有創造力、有崇高灵魂的人們，象一尊有光芒的塑象立在紙上？艺术啊，艺术啊……”她这样在設想着，“你是偉大的，当你一旦真正用蘸潤自己心血的手指，用火、用油彩、用最強音，把我們时代的那些貧賤不能移、富貴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、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主义風格的人物，獻給我們这时代时，这人物便将高举他手中的火炬，点亮千百万心灵的灯塔，这便是力量！……

“那么，你應該懂得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！他們的精神世界正在进行偉大的改造，他們的革命性格正在成长，呃，恩格斯給拉薩尔的信中，不是讲过几句关于人物性格描写的話嗎？怎样說的……‘……你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現今流行的糟糕的个性化，它只是一种自作聰明，而且是垂死的末流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標記。但是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現在他做的什

么，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；……古人的性格描繪在我們时代里是不够用的……’……是啊，是啊，看起来，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，是不能在图书馆中找得到，也不是字典《辞海》里找得到的。要表现他們，也不能再走老一条路。对，这一定要到群众中，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找。当你的命运和人物的命运真正联系在一起了，当你的欢乐和苦痛跟人物的欢乐和苦痛真正联系在一起了，那么，你的笔下便流着你激情的心泉和眼泪，写下了詩。一件沒有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品，正象不用火却想烹飪佳餚一样。看起来，創造一个人物的过程，对艺术家来说也算得是思想感情改造的过程……咳，但是我想这些干什么呢？我又不是文学家、艺术家，只是个文艺机关的工作干部。……不过，我还是高兴有了些新的体会。……任何一个人，要是他止于体会，止于学习，那跟为营养而营养，养得成一个胖胖的殘廢者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一定要为他們做我所能做的……”

于是她决心做她所能做的。

有一次，馬玉峰让她把《战报》上的一則消息讲給全体民工听，并希望她发挥一下。

这則消息讲的是湖对岸的另一个揚水站工地——三营——的事情。讲的是三营的民工在工地举行技术經驗交流会。上面說他們主要的經驗是：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合乎規格，一、在开工时用绳子拉出边綫和中綫，使渠道不致挖歪；二、集中力量挖好将来的渠底，使渠道的主要部分确定下来；三、从两旁边綫向渠底部位傾斜地逐漸深挖，使渠岸坡度不致大也不致小。另外上面还談了为提高劳动效率所采取的办法……

讲话时间在下班要收工的前半个钟头开始，选择在工

地上的一块避風的土坡下举行。

当她开始讲了几句时，就討厭自己的講話腔調，那腔調完全象在朗誦詩或是什么大学生的演說竞赛会的調子。她怎么能象邓書記或是老馬那样談家常，很平易近人，象春風化雨一样的自然，吹进結滿花的树林子，洒进仰着头等待雨水的穗梢？她对自己这腔調就象十三、四岁的男孩在改变童音时那样，自己听着也不习惯。

討厭的还不只是腔調，她的語言多么无味，而且好多語汇完全是知識分子的，什么“主观上”，什么“使渠道不致于”，什么“渠底部位傾斜地”，什么“提高劳动效率”，什么“质量、規格”……她明明看見那些民工們一开始是抱着热烈希望，等待她讲出一些道理的。但是，不一会，人們就松懈下来了，有的相互低声講話，有的吧嚙吧嚙抽烟鍋，有的干脆閉目养神。她觉得这完全是她用一些陈腔濫調講話的結果，你怎么就不能象邓書記他們一样，讲起話来象拉一网新鮮魚虾那样活蹦乱跳呢？她在想：“要是有人跟我这样讲，我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，只好不理睬。”

她还是硬着头皮讲下去，因为她應該要發揮的一部分道理还没有讲完哩。由于自己給自己打气，信心增加了些，講話的調子也自然了些，并且語句中充滿了热情。可当她正讲着要大家“多快好省，鼓足干劲，打破常規”的时候，从人群中有人誰高声地打了一个呵欠，仿佛他是听她的講話听得疲憊不堪的样子，这呵欠声引起全場的嘩笑。她象一个玩紙牌舞弊的人被別人揭露了一样，原来自己是哄騙自己，她臉上頓時紅一块白一块，象一块画家的調色板。她面临着考試一样，集中全身精力，想把“打破常規”的重要性解釋清楚。看样子，一直到

她讲完，民工們并没有完全理解。后来連她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解釋了。

讲完以后，民工們照例鼓了一通掌。在她想来，这不是为她讲得好而鼓掌，而是庆幸他們終于不再听她繼續讲下去了。接着便是一片号声和互相吆喝声，天色已經薄暮了，人群的影子象黑云移动，逐漸这云影远了，消失了……

但是她还象一株矮树立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

当人們都走了的时候，她无力地坐在沙地上，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。她并不是因为自己讲话失敗，遭受到群众的白眼，感到丢了什么面子而难过。她难过的是自己并没有能为群众做好这件事。当她一想到工程是这样紧，真是一分一秒在計算時間。如果搶到預定期間的前面，那么这是福事，众人欢喜。如果落到期間后面，会是禍事。試想想花了如此多的劳力、資財，到七月“掐脖子”的时候沒有揚上水，那是多么不好的影响。有一分劳动力花在一分時間上，便会見到一分效果，这是极其现实的事情；一想到这一点，她觉得剛才簡直是犯了一次大錯誤。一千多人，每个人花了半小时来听她的“独白”，这就浪費了这个工程的七百多小时的人工。如果一般明显地檢查出来的浪費和窝工，还会有人出来檢討，甚至受处分。可是她造成的这种浪費和窝工，却打着正大光明的旗帜——宣傳鼓动工作。

她一边譴責自己，一边問自己錯在何处。她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宣傳工作的本身还有什么錯誤？問題是你不善于认清对象，不会利用多种多样的宣傳形式。你原来在城市的舞台上只看到一些采茶扑蝶，只听到文明戏似的詩朗誦，只听到按照分数的办法算几分之几的节拍的音乐……于是你以为这就是

一切。你自己听了这些，看了这些，习惯了这些，现在又想原封不动搬到这工地来，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。你想教育群众吗？先在群众中受教育吧。”她记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两句话的大意。

于是她想着学习他们的语言，学习地方的戏曲，学习他们劳动的态度，学习他们生活的俭朴……但是又要坚决为他们做工作。

想着要学习这些，时间和工作又这么紧迫繁杂，心里感到焦躁不安。

这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了。只有山的影子比夜浓，只有水库的湖面比夜亮。

她听到后面有脚步声，听那不紧不急的声音，她能辨别出这是谁。

“他一定来到这里好一会了，”她想。心里流过一阵温暖的泉水，“可看我在想问题，没有来叫我。现在，他一定是觉得时间不早了，要来催我回去了。”

“小梁，时候不早了，施工所要开饭了，回去吧。”果然是尚慎思的声音。

她应该是欢喜的，而且她心里的确被一种愉快冲激着。但是，她似乎唯恐对方也猜透她的心理，而且觉得她在工作面前所遇到的这些烦难，也应该让他感受到，正好象她从老乡那里得到一篮香脆花生，她也会分一半给对方一样自然。此刻，她心情正有些焦急。

她起先没有理会他。等到他再催一遍时，她用粗硬的嗓音对他说：“我不是为了吃饭才到这里来的，别叫我，烦人！”

她这么说了几句后，自己也觉得奇怪，怎么可以对他发这

样大的火气呢？难道他邀你回去有什么錯誤？她責备自己为什么这样放肆无礼。但她自責了一会之后，才发觉自己的心原来是这样紧的靠攏着他，正因为她把他当做亲近的人看待，才深信他会容許自己这样放肆，于是就这样做了。她想着这点，两耳根都象被火烤着一样，臉一定紅透了，好在是晚上，誰也看不見的。

他站在那里也不前进，也不后退，也不发言。这沒头沒脑的責备使他苦恼，当他用他的整个心在包住她时，这样的責难怎么能不震动他的心胸呢？

她敏感地知道，他为她这几句話在苦恼了，而且是心慌意乱。“哦，为什么要这样放纵自己呢？”她心里这样說着。她想走过去握一握他的手，表示道歉。但是，峡谷的激流，要流过一段路程才能平緩下来，她怎么可能馬上急轉直下呢！

僵持了一会。

但是在这—刻，两个人的心在黑夜中象两条运河一样，都在汨汨流响，要窜过堤防汇流在一起。而这堤防就是他們自己的嘴唇，心头的話还没有把它冲开。

还是尙慎思先开口：“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什么？天晚了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說：“咳，如果工作沒有搞好，我的心情就会挺不愉快，什么兴趣都会消失的。走吧，我們走吧。”

“你看得到嗎，沒有帶手电？我搀着你好嗎？”他伸出他的手。

她完全可以跟老尙一样，在黑夜中摸路走的。可她不愿拒絕他的好意，把手給了他。

他紧握住她的手，并且把头低向她的額前，她几乎可以感

触到他的发热的嘴唇在她的額上颤动，亲热地响着这一句：“你为什么跟我生气呢？”

她把头靠近到他的肩膀上，手指輕輕捏了他的手掌一下：“好，不用說了，現在一句話也不要讲。”

他們翻过铁路，向施工所那边去了。

現在，小梁把自己所想到的、以及群众要求做的，都开始干起来。

啊，这有多少事要做！

这里有一队要她在工作时去唱几支歌。唱歌沒有問題，可唱什么歌呀。在这里工作这样紧，如果唱的东西跟这环境沒有一点关系，她觉得挺过意不去似的。現成的歌又沒有。于是她想，与其唱那种无关痛痒的歌，还不如自己編一点跟揚水站有关系的。于是她动手編写歌曲。她想到这些歌曲要让群众容易唱上口，歌詞要容易懂，又要唱出群众心坎上的話。她写了好几支，沒有一支滿意。有的她嫌曲調太平板單調，不能反映现实生活。有的她嫌洋腔洋調，缺少乡土風的音乐語言。有的她嫌近于空洞的吶喊，缺乏深沉的感情……但她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，編写了一些歌曲，在工地上演唱。多么恼人啊，这儿又沒有电，当然无法使用扩大器，她只好教这几小队，再教那几小队，但事情并不那样容易。他們要听歌，可你教他們唱的时候，好多人都不好意思張嘴唱。更多的次数是她自己表演。她的嗓子已經嘶哑了……

每次一收到指揮部的《战报》时，她的任务就来了，應該让大家都知道《战报》的內容，于是她拿了一个洋铁喇叭筒分区广播。工地声音这么嘈杂，人又这么众多，她要把各个角落都

走遍时，得有大半天时间，其他工作就一概不能做了。而她还要采访新闻，宣传工作也不只是读读《战报》。譬如她就想到，就读报来说吧，应该把《长城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的重要消息和农村大跃进的报导，讲给大家听听，但自己怎样也挤不出这时间。

对《战报》的有些稿件，她有了新体会。她认为这类工地油印报，很有作用，特别是一些交流经验和传达上级要求的文章。但《战报》是双日刊，并且还要从各工地把情况送到指挥部后，才刻印出来。等两、三天后才刊印出来时，已经又过时了。有一天，这就是马玉峰赤脚跳进引水渠挖渠的那天，她正在工地上；看到这情况，觉得应该立即在《战报》上表扬这种勇敢的行为，但想到得三天后才能见报，而明天向商店采办的胶鞋就都到了，这鼓动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当她再向前走时，看到在渠道边的一块沙地上，挤满了一圈人。她挤进去时，看见一张大红纸铺在地上，上面压着小石头子，怕风把它刮走了。上面这样写着：

官厅湖边闹哄哄，
众家儿女逞英雄。
深挖地下三尺土，
镐头碰倒水晶宫。
地下冰水滚滚涌，
赛似一条混江龙。
眼看棉靴难下水，
冰水伤人比刀痛。
“好样儿的随我来！”

大喊一声馬玉峰。
众人一齐向下跳，
不見冰水見英雄。
滿渠刀枪劍戟动，
滿渠英雄立战功。
“混江龙向哪里逃？”
绳捆索綁向田地送。
英雄好汉就数咱，
鬧得官厅水庫紅。

袁振礼敬礼

說实在的，她一向都习惯于讀“自由体詩”，对这种七个字一句的并不欢喜。但看到群众都念得挺帶勁，并且一下就記住了，她也发生了一点兴趣。关于馬玉峰带头赤脚下水挖冰渠的事，她也曾写了一篇歌頌性的报导給总指揮部的《战报》，可并没有发表出来。她正认为指揮部对这边工地的这种劳动热情不重視时，老刘書記打来了电话，电话上跟她說，馬玉峰这样以身作則，一馬当先，当然好，民工們热烈响应他的号召也很不錯，但是，正因为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，我們更应该爱护他們的身体，赤脚下冰水虽然很勇敢，还是應該尽量避免，要事先想得更周到些，做好准备。老刘書記的电话使她对这件事又提高了一些認識。而这件事最引起她注意的还是这种“大字报詩”，很快就貼在工地上，馬上成为鼓动群众的力量，它对这一工地的直接效果，比作家和詩人的作品更为有力。“看起来，”她想，“群众对文艺的要求也是很广泛的，有些人爱看水仙，有些人欢喜油菜花，而另外的人欢喜牡丹，兴趣是可以引

导的，但不是能够强加于人的。……多么有趣，我总以为铅印的文艺刊物上的作品，才算作品。作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，难道不就在于它通过文艺形式，直接間接鼓舞了人們的战斗意志嗎？那么，这工地上的大字报，也应该是一种好的文学作品。否认大字报詩是文学作品，这正跟貶低文艺家創作的的作用一样，都是錯誤的。咳，你們这些专业詩人們，为什么写‘民歌体’的和‘自由体’的要互相排斥呢？我觉得我現在可以两者都欢喜，两者都运用。但要为目前的群众着想，更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，充分利用民歌形式，……哈哈，我倒象个文艺理論家在想这些問題哩！先別想这些吧，要紧的是我也来多写些大字报，进行表揚、批評……”尽管她下了这样的决心，并且在工地上特地豎起了八块大門板，准备張貼大字报，但是她只貼出了三張，就无法繼續。她沒有時間办这件事……

打夯的領唱人找了她几遍，向她提出要求：他們想唱点新的打夯歌，請她代編几支。打夯調她是听熟了的，真想根据打夯調編一点夯歌来，可不行，她一个人忙不过来。

她一走到工地，大家都認識她，知道她是下放干部，有學問。有的請她代写书信，有的請她看信，有的跟她談閑天，問北京的情况，有的問她的家庭情况，工資待遇，从这里要扯到粮食問題，工农关系，城乡关系等等。她常常遇到一些比較需要多一点時間才能說得透彻的問題，可往往只能談几句就結束，因为还有旁的工作等着她哩。

并且就在这时候，县文教局还布置了扫盲的任务，象这样民工集中的地方，正便于开文化学习班。可談何容易，沒有老师，得自編課本，教具也沒有……她无从下手。

而况她会一点舞蹈，遇着休息的时候，民工們就圍着要她

表演，新疆舞、朝鮮舞、秧歌舞、牧馬舞、采茶扑蝶舞……她都表演過了。

精力、時間都不夠。忙了一天，她再一回想，覺得好多工作都沒有做，抓了這邊，丟了那邊。有時候還撿了芝麻，丟了西瓜。

“怎麼辦啊！”她有時就這樣發急地對自己說，“好多工作到你手上就停擺了，這簡直是阻礙工作啊！”

她在工地上轉去轉來，象熱鍋上的螞蟻，無法立下腳來，東一鑼錘，西一喇叭，這件事沒办好，就被另一件事扯走，剛被太陽收拾去，又教明月送將來，人簡直成了樹影，不能生下根去做點工作。她苦惱極了。

她不得不找馬玉峰，看工作到底怎麼搞。現在鄧常春已經不在大清泉了，可能是到北京或是保定去跑水泵和電動機去了。他這人是時去時來，簡直象小說里的人物，需要他的時候，就出場了。

馬玉峰是事事有辦法，而又不露鋒芒的人，使得你願意和他商量問題。他不大善于講出一大套道理來，但是對事情卻能想出具體的辦法。

當他聽着她把情況談完以後，他用右手摸着眉毛，有點窘急的樣子。他一點不掩飾自己也感到困惑的心情。

他說：“搞文藝宣傳我腦筋可窮，想不到個辦法。可我聽你談，這工作有點包而不辦，被而不动。是不還是要這樣：依靠群眾，組織積極分子。”

“嗯，比如說——”她睜着秀麗的眼睛等待他說明。

“比如說，我看你到一個隊一個隊讀《戰報》，我就想，咱們這民工隊里哪一隊還缺個把高小生的，他們不就能夠念。比

如說，貼大字报表揚批評，这本来就是群众自己搞最好不过，我們用施工所名义表揚批評，有时还很被动。这是只要发动一下就能見效的事，我們只准备点廢報紙和笔墨就行。

“又比如說，你自己唱歌跳舞，那当然很好。可你知道群众里面还有好多会唱、欢喜唱、願意表演的人哩，还有好多老角色哩，哪一年过春节不唱？他不唱喉嚨还痒哩！开扫盲班更不必說了，小学毕业生都能当教員。我看就連你給《战报》写的稿件，也能让大家帮忙写。这看法可不一定对啊……”

“老馬，”她叫着說，“你說了好多好办法，你一定是老早就看到了工作的缺点的，干嗎不早讲？”她很兴奋地听到老馬提出的意見和办法。有了这些办法后，她将不是一張口、一双手在工地做宣傳工作，而是很多張口、很多只手在工作。

“噯，不，不晚，不晚，还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哩。我本来想再看几天了跟你一道商量的，因为你觉得有了問題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发动群众試一試。”

“你这办法一定对，一定强得多！”

“我想这样，每一队都指定几个宣傳員，可不要脫产，組織成宣傳队。找晚上或是休息時間，你給他們訓練訓練，他們又可以集中成一队进行表演，又能分散到各队劳动和深入宣傳，你看行不行？宣傳队长当然是你呷。”

小梁只是点头，心里找不出更恰当的話来贊頌他。从这里，她想到：“‘依靠群众’，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，但又是多么深刻的經驗，多少人口里讲着這句話，但他一动手时，就忘記了這句話。多少人碰得头破血流，还不真正了解這句話。古往今来的多少事实，都在說明这真理，誰依靠群众多些就得到成功，少了些就要失敗。哪怕你是閉戶讀書的学者，你有所貢